

唱片

张起辉

我和弗雷德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可不知为什么我们却是好朋友，也许是他那巧的手吸引了我。弗雷德善于制作各种东西，他制成的每一样杰作都是那样完美逼真，有时真让我嫉妒。

比如，我无意当中说出我的哪本书破得不像样子了，准备将它扔掉；弗雷德就把那本书拿回家，几天后就能带回一本装裱一新的书。

要是我打碎了一只花瓶，碎得一塌糊涂，弗雷德却能把它重新拼粘起来，甚至”“连专家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我属于那种好高骛远，志大才疏而异常懒散的人。工作之余（鬼知道这工作多么无聊），唯一感兴趣的是欣赏

一段古典音乐，我收集了一大堆唱片。整天从早到晚，我都在想快点回家，听一曲交响乐或协奏曲。

我也试图使弗雷德对音乐感兴趣。当我激情大发的时候，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大谈音乐之美。而弗雷德却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壁炉上的那只黑色猴子雕像。我怀疑他什么也没听进去。他说：“我真希望哪一天也能制成那样一件工艺品。””“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比往常回家得早。逃离办公室回家是我的一大爱好，这是我唯一动作利索的时候。这天我更是超出以往的速度，因为我刚买到一张新唱片，是舒曼的钢琴协奏曲。我简直是迫不及待了。

当我听完两遍的时候，弗雷德来了，也许是音乐的魔力，我比以前更高兴见到他，我激动地跟他谈起这张唱片。它是多么动人，多么美妙，弗雷德也多么应该听一听。他一声不吭，坐稳后却问我把那只小黑猴子弄到哪儿去了。我不耐烦地说佣人不小心碰到地上摔碎了，我早把它扔了。弗雷德大叫：“太可惜了！”

我不理他，重新把唱片放上，命令他好好听音乐。我确信他肯定会喜欢。等我端着茶水从厨房回来的时候，第二乐章刚刚开始，我立刻随着唱片大声唱了起来。

等我唱完了，才突然想起我让弗雷德听的是舒曼的钢

琴协奏曲，而不是我的优美的伴唱。

我回头看看弗雷德，把茶杯递给他，猛然发现他的表情有些异常，眼睛里闪着一种好奇光，好像刚刚意识到了什么，甚至有一会儿他竟然咧嘴笑了。天呐，他终于在听音乐啦！

等我把茶盘送到厨房再转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在捧着那张唱片。如此娇贵的东西被他那双又大又粗糙的手抚弄着，我真想告诉他小心别弄坏了唱片，可心里太高兴了，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你喜欢它吗？”我急切地问。

“噢，是的……是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占据了我的心头，竟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弗雷德又惊又喜，“真的？给我唱片？不，不，我不能要……”“拿去吧！”我慷慨地说。

“太谢谢你了。”弗雷德兴奋地走了。

几天后，弗雷德来了，胳膊下夹着个盒子。他笑嘻嘻地把那盒子递给我，神秘地说道：“一件小礼物。”

我把盒子打开，惊讶地看到了那只被我摔碎并扔掉了的小黑猴子。一模一样。

“这是你自己制作的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正是。”弗雷德开心地笑了。

“怎么作的？”我问。

“噢，非常容易，”弗雷德说，“我从一本杂志上得到的启发，你只要把一张唱片熔化，就可以塑造出你想要的任何形状的东西！”

出乎意料的结局

阿尔贝·阿科芒

他们结婚已经 20 多年了，显得很幸福。他们都学会了在生活中彼此做一些必要的让步，并且两人的性格都很腼腆。男的是里昂小说家吕西安·里歇，一直保持着有限的知名度。但对他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如果想沾点“畅销作家”的光彩，他就得在各种仪式上抛头露面。对于这些，他总是一概谢绝。朋友们爱说他过分谦虚，究其实，是缺少勇气。

对他来说，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拥抱一下妻子，亲亲她

的前额，说一句几乎总是一成不变的话：“亲爱的，我希望我不在家时你没有过于烦闷，是吧？……”得到的差不多总是同样的回答：“没有。家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呐。但看到你回来，我还是很高兴的……”里歇太太负责在打字机上打印丈夫定期在《里昂晚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然后把稿纸誊清，封装好，寄出去。这份微末的工作足以使她想到自己是丈夫的一个合作者。

咳！她万万没有想到，一出悲剧正在威胁着她。

怎么，像吕西安·里歇这样一个年届五十的家伙，会让一个刚刚离婚的女人弄得昏头昏脑？然而这件事居然发生了。她叫奥尔嘉·巴列丝卡，人长得漂亮，有着一般女光棍的寡廉鲜耻的劲头，把小说家降服了。有一天，就像跟他要一件新奇首饰一样，她要求跟他结婚。

他必须先离婚。“唔，这件事应该容易办到。结婚已经整整 23 年，大概妻子不再爱我了，分开可能不会痛苦。”想法不错。可是一个性格腼腆的丈夫该怎样摊牌呢？小说家想出了一个新鲜法子。他编了一个故事，把自己与太太的现实处境转托成两个虚构人物的历史。为了能被妻子领悟，他还着意引用了他们夫妇间以往生活中若干特有的细节。在故事结尾，他让那对夫妻离了婚，并特意说明，既

然妻子对丈夫已经没有了爱情，就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地走开了，以后隐居南方的森林小屋，有足够的收入，悠闲自得地消磨幸福的时光……他把这份手稿交给里歇太太打印时，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晚上回到家里时，心里嘀咕妻子会怎样接待他。”亲爱的，我希望我不在家时你没有过于烦闷，是吧？”话里带着几分犹豫。

她却像平常一样安详：“没有。家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呐。但看到你回来，我还是很高兴的……”难道她没有看懂？吕西安猜测，兴许她把打印的事安排到了明天。然而，一询问，故事已经打印好，并经仔细校对后寄往《里昂晚报》编辑部了。

她为什么不吭声？她的沉默不可理解！”显然，她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可是她该看得懂的……”故事在报上发表后，吕西安·里歇才算打开了闷葫芦。原来，妻子把故事的结局改了：既然丈夫提出了这个要求，夫妻俩还是离了婚。可是，那位在结婚 23 年之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纯真的爱情的妻子，却在前往南方的森林小屋途中抑郁而死了。

这就是回答！吕西安·里歇震惊了，忏悔了。当天就和那个不知底细的女人来了个一刀两断。但是，如同妻子

不向他说明曾经同他进行过一次未经相商的合作一样，他永远没有向她承认自己看过她的新结论。

“亲爱的，我希望我不在家时你没有过于烦闷，是吧？”他回到家里时问道，不过比往常更加温柔。

“没有。家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呐。但看到你回来，我还是很高兴的。”妻子一面回答，一面向他伸出手臂。

出狱者

O·亨利

—

一个狱卒来到监狱的制鞋工场，把正在那里专心缝鞋的吉美·瓦伦丁带到前面办公室。狱官把一张由州长签署的赦免令递给吉美，吉美懒洋洋地接过了它。他被判刑4年，已服刑10个月，由于在狱中立功，如今，他被提前释放了。

“好了，瓦伦丁。”狱官说，“你明天上午可以出去了。打起精神来，好好做人，你本质不是坏人。不要再撬保险

箱了，正正当当地生活吧。”

第二天上午，吉美穿着很不合身的成衣和一双走起路来吱吱作响的皮鞋，站在狱官的办公室外。一个办事员给吉美递了司法当局借此表示期望他重新做人的一张火车票和一张5元的钞票后，便和他握手道别了。

吉美径直走向一家餐馆。他在那里享用了一只烤鸡和一瓶白酒，初次尝到了自由的美好滋味。然后，他轻闲地踱过火车站。他将一个2角5分的硬币丢进了坐在门口的瞎汉的帽子里，接着便登上了火车。3小时后，他到达了伊利诺州边界的一个小镇。他走到由一个名叫迈克·陶伦的人经营的咖啡店，和迈克握了手。“很抱歉，我们没能早一点弄你出来，吉美老朋友，”迈克说，“你还好吧？”

“还好。”吉美说，“我的钥匙呢？”

在楼上他的房间里，一切和他离去时完全一样。吉美把挨墙的折床拉开，推开一扇壁板，拖出一只尘封的箱子。他打开箱子，高兴地看着箱子里的整套盗窃工具。它们全都是特制的，包括最新式的钻子、打洞器、曲柄钻、撬门棒、钳子、锥子，以及两三件由吉美自己发明的新品。半小时后，吉美下楼穿过咖啡店，他穿着雅致而合身的衣服，手里提着那只已揩净积尘的皮箱。

二

吉美获释后一星期，印第安纳州的利治蒙市发生了一宗保险箱爆窃案，手法干净利落，毫无线索可寻。但窃匪所获不过 800 元而已。两星期后，罗根期波市有一只特制的改良防盗保险箱被人像切开一块乳酪般地弄开了，失款 1500 元。此后，密苏里州一家银行的保险箱中被窃走 5000 元。班·普赖斯受命进行调查，经过比较，他发现这几宗盗窃案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

“是吉美·瓦伦丁的‘杰作’，”普赖斯说，“看看那码锁！就像是在湿雨天拔一只小红萝卜一样轻易地就被拔了出来。再看看那些制栓，它们被撬开得多么干净利落！他这样干将会罪有应得，不会只坐短期的牢，或是轻易就获得宽赦。”于是警方对外宣称普赖斯已经在追踪这位神出鬼没的窃贼，令其他拥有防盗保险箱的人放心了不少。

一天下午，吉美在堪萨斯州的小镇艾尔摩提着小皮箱从一辆车上下来，看上去像个刚从大学回家的体格健美的学生似的，走向一家旅馆。一位年轻女郎横过马路，在街角处从他身边擦过，进入了一个大门。那门上写着“艾尔摩银行”。吉美注视着她的眼睛，忘了自己是什么人，完

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脸上微微一红，低下了眼光。像吉美那样风貌的男子，在艾尔摩难得一见。

吉美一把拉住一个在银行台阶上玩耍的小男孩，向他打听有关这个小镇的事情。不久，那位年轻女郎出来了，她显得高贵，根本没有把这个提着皮箱的年轻男子看在眼里，扬长而去。

“那年轻女郎是不是波莱·辛浦森小姐？”吉美向男孩问道。

“才不是哩，”男孩说，“她是安娜贝尔·亚当斯。她爸爸是这银行的老板。”吉美走进旅馆，以拉夫·斯宾塞的名字登记。他告诉旅馆服务员，他是到艾尔摩来物色地点开店铺的。本市鞋业如何？是否可为？

那服务员看见吉美衣着毕挺，仪表出众，对他印象很好，于是客气地告诉他，鞋业在此地大有可为，因为镇上还没有一家专门卖鞋的商店。

拉夫·斯宾塞先生是从吉美·瓦伦丁灰烬中跃起的凤凰——一见钟情的火焰已把吉美·瓦伦丁烧成了灰烬。他在艾尔摩定居下来，并开了一家鞋店，生意鼎盛。

在社交方面他也十分成功，交了不少朋友。他还如愿以偿——认识了安娜贝尔·亚当斯小姐，而且越来越为她

的魅力所倾倒。年底时，他和安娜贝尔订了婚。结婚前两星期，吉美坐在他的房间里写了以下这封信，寄到圣路易市一位老朋友的安全地址：亲爱的比利老朋友：请你下周三晚上9点到小石城苏利文那里。我要请你给我结束一些小事情，也要把我的全套工具奉赠。我想你会乐于接受。你知道吗？我已不干我的老行了。我开了爿小商店，在做正当生意赚钱，而且即将和世界上最好的一位小姐结婚。我结婚之后就会把商店卖掉，迁到西部去，因为在那边我不会有多少被人算旧帐的危险。我告诉你，比利，她是一个天使。她对我有信心；我痛改前非，绝不再做过去的那些坏事。你一定要到苏利文那里，因为我非要见你不可。

你的老朋友吉美三班·普赖斯不动声色地进了艾尔摩，他在镇上好像无所事事地游来荡去，直到发现了他想侦知的事为止。

第二天早晨，吉美在亚当斯家里吃早餐。他准备在这一天到小石城去订购结婚礼服，顺便买些精致的东西送给安娜贝尔。早餐后，他们一大家人——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美、安娜贝尔已出嫁的姐姐以及这位姐姐两个分别为5岁和9岁的女儿——一起出发，到镇上的商业区去。他们先来到吉美尚在凭居的旅馆。他跑上楼去取了皮的

箱之后，他们继续上路前往银行。到达银行后，他们几个人穿过雕花的橡木高围栏，走进银行的办公室。因为艾尔摩银行刚装置了一个新的保险库，亚当斯先生很引以为豪，坚持每个人都要去参观一下。这个保险库的门是新的，而且是特制的。它的3个坚固的钢制门闩利用一个把手即可同时启闭，并有一具时间锁。亚当斯春风满面地给斯宾塞讲解它的操作方法，斯宾塞面露洗耳恭听、但不太赏识的神情。两个小女孩梅伊与阿加沙看着闪亮的钢铁和好玩的钟与门柄，都十分兴奋。

他们正在参观的时候，班·普赖斯走进了银行，支着臂肘不时从围栏的空隙向内漫不经心地窥看。他告诉柜台服务员，他并没有特别事情，只是在等候一个他认识的人。

忽然，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随即一阵混乱。原来，在大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9岁的女孩梅伊一时淘气，把阿加沙锁在保险库里了，而且她还照亚当斯先生所示范的那样，扣下了门闩和转动了暗码锁。

这位老银行家一个箭步冲到门柄前，使劲拉了它一阵。“门打不开了，”他呻吟着说，“计时锁的钟还未上发条，暗码也未排定。”他们听到孩子在黑暗的保险库里发出的微弱惊恐叫声。

“我的宝贝！”阿加沙的母亲哭号起来；“她会吓死的！打开门！啊，敲碎它，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我的天！斯宾塞，”亚当斯先生颤抖地说道：“我们怎么办？那孩子在里面不能支持多久，那里面空气不够。”

有个人疯狂地想到用炸药。安娜贝尔一对大眼睛充满痛苦，她对吉美说道：“拉夫，你能不能想个办法？”

他望着她，唇边挂着奇异温柔的微笑。“安娜贝尔，”他说，“把你佩带的那朵玫瑰花送给我，可以吗？”她虽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没有听错，但还是立即把襟上的玫瑰花拿了下来，放在他的手上。吉美把它塞进了背心口袋里，然后脱了上衣，卷起袖子。这举动令拉夫·斯宾塞消逝了，由吉美·瓦伦丁取而代之。

“你们全都离开这扇门！”他不礼貌地命令说。

他把自己的皮箱打开，取出几件闪亮而形状怪异的工具，一面轻声吹着口哨，一面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干开了。1分钟后，吉美的钻子已经顺利地钻入了钢铁门。

10分钟后——他打破了自己偷窃的最快纪录——他拉开门闩，打开了门。

阿加沙几乎昏迷了，但是生命安全。她母亲把她一把抱在怀里，吉美·瓦伦丁穿上衣服，走过围栏直趋大门。

他听到身后安娜贝尔的熟悉声音在喊叫“拉夫！”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

门口一个魁梧的大汉站着，像是要挡住他。

“哈？？，班！”吉美说，“你终于来了，是吗？好，我们走吧。现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班·普赖斯的反应相当奇怪。

“你大概认错人了，斯宾塞先生。”他说，“我想我并不认识你。”

班·普赖斯说完便转身走向大街。

出租车司机

刘易斯 梁栋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总是被物质的占有欲所裹挟，被无尽的雄心所推动，千方百计去获得高薪的工作，坐豪华的汽车，住阔绰的房子。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终其一生，

不刻意追求，表面上窝里窝囊却又乖巧油滑。也许，我们同这种人的友谊才是真正富有的标志，它标志着我们宁愿去过简朴的生活，羡慕对这种生活心满意足的人们。

我就曾认识这样一个人，那是在我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那时是那样的自信而又雄心勃勃，仿佛世间的事情没有一件办不成的。我想往上爬，跻身于上流社会并且财运亨通，我想出人头地结交法律界名流。但我没有料到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办得极不顺利。

那天，我的上司派我到名叫新缪灵的农村小镇，给一名叫奥利弗·卢肯斯的人送传票。我们需要这个人在法律程序上做证人，可是他对我们发去的信函不予理睬。

当我到达新缪灵这个小镇时，所见到的情况顿时使我对恬静、简朴的田园风光所怀的那种热烈情绪一落千丈。那里的街道像淌着烂泥的河流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唯一使人看着顺眼的是那位车站的邮递员。他大约40来岁，一副憨厚快活的神情。他的工作服显得很邋遢，但很合体，一眼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下层人。

我告诉他我想找一位名叫奥利弗·卢肯斯的人。

“卢肯斯？一个小时以前，他还在这儿来着。这个要强的年轻人，一会想干这，一会儿想干那，但一件事也干

不成。他可能到弗莱茨·贝内克店铺后面打扑克去了。我说，小伙子，你为什么急急忙忙要找卢肯斯呢？”“我想找到他后，赶下午的火车回城里。”我的话讲得一本正经，讳莫如深。

“我有一辆出租车，我把它开出来，咱们一块开车去找卢肯斯，他玩的大部分地方我都知道。”

他是如此开朗和友好，以至我被他的热忱深深地感动，当然，我明白他是想做生意，但他的好意是真诚的，如果我不得不为找卢肯斯而付车费的话，那么我甘愿把钱给这位好心的人，我给他讲好的价钱是每小时 2 美元。

他开出车来喊道：“喂，年轻人，这就是你的四轮马车。”他那爽朗的笑声，仿佛把我当成他的老朋友了。而且他已经把为我找奥利弗·卢肯斯当成了他的任务。

他说：“年轻人，我不想多管闲事，但我猜得出你是向卢肯斯来讨债的。他还欠我玩牌的 50 多美元呢。他可真不赖，别想从他手里抠出一分钱。如果你穿着这身衣服想从他那里收回你的钱他会起疑心，并从你眼皮子底下溜掉的。假如你让我办这件事，就会好些，我会到弗莱茨·贝内克那儿去找他。你藏在我身后，不要叫他看见你。”

我很高兴他这么做。如果光我自己，可能找不到卢肯

斯，但有了这位见多识广的司机的帮助，我确信能找到我要找的人。我把他当成了知心人，告诉他我是来给卢肯斯发传票的，而他拒绝当我们的证人，尽管他的证词将使我们很快了结一桩案件。这位司机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还相当年轻，一位 40 来岁的人严肃地听我讲话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十分得意。后来，他把我藏在他的肩膀后面大笑着说：“好吧，我们要叫卢肯斯老兄大吃一惊。”

“我们出发吧，司机。”

“这周围的人都叫我比尔……”“好了，比尔，朝贝内克家前进吧！”“好吧，卢肯斯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玩扑克牌，他是一个骗人的好手。”

比尔似乎很佩服卢肯斯先生不诚实的才能。我感觉到，如果他是个警察，会很恭敬地抓住卢肯斯，并很抱歉地监禁他。

比尔把我带到贝内克家，兴高采烈地问道：“你们今天见到过奥利弗·卢肯斯吗？他的朋友在找他。”

贝内克看着藏在比尔身后的我，犹豫了片刻之后说道：“他刚才在这儿来着，可能到居斯塔夫逊那儿刮胡子去了。”

我们把车开到居斯塔夫逊的理发店里。比尔又重复了